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七十九

明 程敏政 編

神道碑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
太保諡忠肅王公神道碑
彭 時

公諱翺字九臯姓王氏其先世家樂州自公之父避元
季兵亂徙居滄州之鹽山故今為鹽山人公生有異徵

氣清質秀甫十歲能讀書父即勉以仕進克自勤勵學
遂有成永樂乙未登陳循榜進士第二甲第一名改庶
吉士甲辰授大理寺左持正因註誤左遷行人宣德丙
午用廬陵楊文貞薦陞行在山東道監察御史當是時
任風紀者多事矯激惟公謹重達大體上下賢之乙卯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勅鎮守江西政不
苛刻吏民畏愛未幾往浙江除土豪理鹽法能聲大著
己未四川松潘番賊為患命將往征以公叅贊軍務公

欲懷以恩信有來降者即以所賜白金寶楮易牛酒犒之番酋商巴感悅率生番來歸受約束者一十八寨邊境以寧辛酉出鎮陝西飭兵備壬戌往遼東提督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為特簡任公且授以便宜之權公至守將以下庭參公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得其再三哀請乃已於是官軍咸股慄莫敢不用命逾月躬出巡邊治障塞嚴斥候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人人感激其治訴訟專行贖罪法

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
用故行之不疑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闕鞭戍卒至死其
妻女哭之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
曰甲死以罪妻女死於夫非殺也其令璟償葬埋費璟
後為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癸亥陞左副都御史丁
卯率師出境破敵有功陞右都御史己巳陞左都御史
是年秋敵長額森分衆侵廣寧公下令堅壁清野以困
之彼乃遁去公在遼東十數年勤訓練廣儲蓄食足兵

強為諸邊最其拔用將校如施聚焦禮輩皆以勇畧知名亦非他邊所有也綏懷東方諸國恩威兩盡往來朝貢者無不惕威而感德景泰壬申召理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太保會廣東西賊寇擾攘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捕朝廷命公總督兩廣軍務公至推誠撫諭蠻夷向化者多思恩知府岑瑛土官也屢有勞效或疑其反側公令瑛領兵屯桂林聽調人言乃息其他土官有爭職者公度勢量情予奪得宜人心帖服癸酉少傅王文端

公以清德雅望居吏部年且老矣朝廷思得剛明果斷者以濟之乃召公還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士夫以得人相慶乙亥公年踰七十乞致仕不允已而乞歸展省又不允命有司為公起第于縣郭西蓋以慰安其心也公掌銓衡子子持公道進退人才必察其實而於抑僥倖杜請託尤嚴選法為之一清天順丁丑英宗復位罷舊宮僚公上疏乞致仕南陽李文達公言於上曰王翱廉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乃不聽其去任用益

篤已而文達被讒黜公力言其淳實可用以故文達復
被寵任焉當是時上眷遇公加隆特官其子國子生竝
為錦衣衛副千戶而賞賚以金玉束帶錦繡衣服銀幣
玩器等物歲無虛月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扈
從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聽有出他
人薦者亦必待公而後決也每召見便殿訪問從容呼
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辛巳秋加太子少保甲
申今上嗣位賜銀五十兩鈔五千緡是冬命遇雨雪免

朝叅乙酉春復加太子太保公年雖高精力如少壯人然無歲不引年致仕皆蒙優詞褒答勉留不果行丁亥公有疾上命中貴挾御醫往視并致白絮上尊之賜七月疾益篤其請益懇切上不得已允之居數日遣中貴齎賜勅諭并金織衣一襲銀三十兩鈔三千緡時已不能就道至十一月六日卒於京邸距其生洪武甲子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四上聞訃嗟悼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諡忠肅遣官諭祭營墳給驛送還其鄉以卒之

明年五月初二日葬於帽架園之原曾祖進昌祖大老
父得林俱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徐
祖妣劉妣張俱夫人配宋氏先公二十三年卒累贈夫
人次張氏亦先卒子男一即竚也女一適河南參政賈
傑孫男二長田次隣國子生女二曾孫男女二公天資
仁厚操履端方居官蒞政謹繩墨蹈規矩一毫不苟且
其待人外若毅而中實寬和好惡所加善者悅而惡者
不怨論事語簡而質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易持已廉

潔無私而自奉甚儉薄自初仕勤勞於外與晚處廟堂
皆然未嘗以壯年異其心蓋年愈高而志愈勤守愈約忠
君愛國之誠愈篤而不懈真厚德君子也跡其所以享
盛福榮名無愧於古之大臣者其在此歟大宗伯姚公
狀公行詳且實矣公子竚欲刻石置於神道請予文之
予素敬重公苟可以焯德信後義奚容辭惜乎文不足
以既其實也銘曰

有美王氏世居於灤積善秉義隱處是安避兵鹽山遂

定厥家再傳而顯揭德振華其振伊何自公特起降誕
之詳虹光兆異乃勵儒業乃第科名游歷顯位駿望鏗
鉤公出四方憲度清肅弊革利興兵民攸服其在中朝
恪秉銓衡賢才彙進治道乃成公何能然惟德之進惟
公惟廉惟勤惟慎公以接物繩直準平廉以律已玉潔
冰清勤以蒞事夜寐夙興慎以存心晨惕夕兢祇事五
朝始終若一為國元老為士矜式官躋一品壽踰八旬
推今較古如公幾人公今往矣疇不嗟悼匪私於公惟

德是好渤海故郡高墳我我於乎忠肅千載不磨

姚文敏公神道碑

惟姚氏系出有虞其先家汴梁宋南渡徙居桐廬世傳詩禮多知名士而未甚貴顯貴顯自公始公諱夔字大章損菴其別號也生一歲而孤性資穎異克志於學十三遊邑庠博通經史為文雄健有奇氣正統戊午以春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會試辭乙榜入太學祭酒李公時勉司業趙公婉一見器重之少保楊公溥聞名且遣子

壻從學而公不自滿復遊劉忠愍公之門請益士大夫
莫不高其志壬戌會試中第一與從弟龍俱登進士人
榮耀焉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以修德舉賢選風憲立
謚法等八事為言多見採納甲子夏旱奉命祀北鎮雨
應期至丙寅持節冊封晉府徐溝等王未還而母夫人
卒公以不及奉湯藥為恨號慟幾絕葬祭一以禮己已
服闋復舊任是秋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大臣勸進邸王
議未決詢諸六科公曰社稷大計為大臣者當任之而

詢諸小官何邪事乃定十月敵騎攻京城禁兵出戰未
大捷公請遣勅召邊將楊洪等領勁騎入援敵聞一夕
遁去景泰庚午廷臣薦公才堪大任陞南京刑部右侍
郎振舉廢墜刑獄以清壬申改南京禮部奉使雲南考
察官吏癸酉還朝留任禮部丁丑正月景泰不豫尚書
胡公濙在告公強之出率文武羣臣問安且請復立皇
太子正位東宮疏成未上而英廟已從石亨等請出復
位矣亨因挾私弄權軒輊大臣而進退之調公南京刑

部已而有言公才者英廟悟驛召至京轉禮部左侍郎
賜二品服戊寅調吏部時王公卿為冢宰選用人材資
公為多癸未遷禮部尚書先是典禮者未愜人望公任
之奏對從容儀度閒雅英廟喜曰禮官真得人矣甲申
今上嗣位公贊襄大禮中節合宜首開經筵命公侍列
有白金文綺寶楮之賜乙酉成化紀元上畊籍田幸大
學悉從公請而行禮成宴賜有加公嘗云輔政當謹諸
始丙戌秋率羣臣上封事有思艱難崇節儉謹名爵戒

逸欲之言上欣然嘉納勉諭甚至丁亥正月賜金織麒麟文綺戍子復率羣臣上疏言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服食言動宜悉遵祖宗舊制言激切有感動意是秋慈懿皇太后崩卜異葬內閣執不可公率羣臣覆奏詞嚴而義正於是合葬祔廟之禮以成公在禮部所知貢舉僥倖止息凡遇災異必引咎辭職疏上輒蒙慰留復乃乞祭先塋上曰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於是衆知朝廷倚重公者至矣尋

轉吏部尚書實己丑六月也公釐正銓法務愜輿論品藻人物必得其情至於方面轉遷亦必以序有欲挽之者卒不變辛卯秋通前秩滿九載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羊酒寶楮以示獎勞是冬彗出軒轅公上疏反覆諷諫冀有感悟壬辰南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目前也因再上疏乞歸田不允憂形於色疾遂作上命太

醫朝夕軫視仍遣中官賜羊酒米蔬臨問比卒上震悼
賜賻鈔萬緡遣禮部尚書鄒幹諭祭贈榮祿大夫少保
諡文敏命工部造墳兵部具舟歸其喪所以賁終之典
厚矣公丰神秀朗氣度宏偉言論侃侃達大體居官涖
政精敏踰人拔擢人才無間新故有以嫌疑騰謗者公
不與辯亦不為之變節隱然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搖立
朝三十餘年憂國憫民恒存念慮事有可為必勇為之
惟恐已後人先每廷議大政大事正色昌言人皆悅服

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識者謂
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善應變成務如姚崇世以為知言
公所為文豪宕富贍似其為人所存藟蠹堆稿一十卷
其四書本經義學者式之公生永樂甲午十二月十七
日卒成化癸巳二月九日享年六十曾祖鼎祖伯華父
惟善有隱德以公貴始贈父徵仕郎吏科給事中後累
贈父及祖俱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妣申屠累贈
夫人配王氏內助賢能累封夫人子男三璧甲申進士

兵部郎中璽國子生瑩女四一適鄉貢士吳春先卒一
適國子生陸竣餘未行其長男女四人俱王出幼者俱
側室金出孫男三敏敬敬女二璧扶柩南還以卒之明
年閏六月二十五日葬於邑金牛山之原立石神道來
徵予文予以疾固辭而請益堅顧予與公同朝久相知
為最深自公之逝予悼惜尤至豈可終無一言以副孝
子之心哉乃為采撫誌狀序次如右繫之銘曰

山川間氣生名賢才高意廣氣浩然讀書下筆文湧泉

科名屢占多士先拜官禁近拱御筵羽儀燦爛孤鳳騫
時乎景泰天順間兩京三品者屢遷雲龍風虎會當年
文昌高朗凌台躔仰輔天皇司化權四方英俊歸陶甄
公於是時任調元溜深負重如山淵忠言讜論累百篇
致君欲過堯舜前心勤事左思歸田終情未遂殊憂煎
翻然長往不少延六十甲子纔周天四海蒼生嗟棄捐
百身莫贖有淚連我皇間訃誠哀憐贈官賜諡恩禮全
英靈歸葬桐江塹金牛山色開雲煙隧碑巍峩澤且堅

神龜鼉黿螭盤旋焯德有辭可細鐫芳名耿耿百世傳
侍郎葉文莊公神道碑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世為吳郡崑山人五世祖秀實惇
重好義元季有暴僧聚徒事焚劫為鄉里害秀實即圖
上其事於官捕斬之時稱為葉義士曾祖茂林妣朱氏
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封
兵科都給事中贈山西右叅政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
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

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同邑知名士張和見其所業文曰此其志不可量因勸游邑庠遂駸駸有成矣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英宗北狩郕王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興師問罪以雪乘輿播越之恥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即位頒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

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敵騎近城又請令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四三日間凡七八疏悉合機宜敵既退公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耻無不雪誓無不復矣今効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

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
木紫荆白羊不破則敵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
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
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
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煽動命公往視
公即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饑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
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為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
仍加以邊疆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

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八月北方送駕還京將入闕矣
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
此野人無情之言達於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
不顧具疏言之有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
論有不泯焉是冬公以四方邊塞為患不已上疏請令
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二年六月天象示
異公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聞禁中頗事遊
畋又請舉行祖廟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

於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姦佞恤
生民禦外患為主其有裨於時政為多三年遷山西布
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務
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兵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
可興革者為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復乃立社
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暖
鋪以便行旅均疏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
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

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二年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面加獎諭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舊例廣冬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賂守闕津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為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

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是
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廣守將
顏頤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
於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疑其策而不果行公
不得已請益兵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與彪
協議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謗
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八年令上嗣位陞
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

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
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
既而恃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
老之令於邊褒恤已往賢臣為方來勸上嘉納之成化
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冬持節封瀋府
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饑命公巡視真定保定二府賑恤
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京民之饑者全活甚衆
八年敵人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

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受命往議方畧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司屬悅服焉至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卿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後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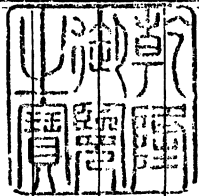
署事忽疾作不能言輿歸西第而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年五十五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千緡諡為文莊遣官諭祭營葬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邑之積善鄉湓瀆之原公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跂古人居家惇孝友蒞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

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為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於韓范
以范公為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大用未究而卒所著
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於家公凡再娶先金氏贈淑人
繼耿氏刑部尚書耿清惠公之女封淑人子男一晨補
國子生娶副使張和女女三人一適貢士虞臣一許夏
景澄一尚幼公之卒也晨不在側冢宰尹公旻率僚屬
經紀其喪事既又狀公行畧晨晨奉以徵予文且曰先
父雅愛先生言幸勿辭而公內弟司業耿君裕又申其

意以請因撫狀言著其概系之銘曰

古稱才難今世尚然彼長此短用各一偏優於政矣其
文臣傳文或工矣政譽弗宣達觀於世百靡一金而公
兼之寧不為賢惟公學問有本有原公之操履金石其
堅清文達識自視無前檢身約已猶恐或愆敬歷中外
逾三十年忠君愛民心實勤拳言惟婉切用適方圓惠
決于民威行于邊緬懷鄉衮我其隨肩謀謨事業期著
後先何志之遠而去之遄位不滿德繫命于天墓門有

碑德烈是鐫於乎文莊百世不謬



明文衡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

八十五
八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_臣翁樹培

助教_臣常循履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_臣呂長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八十

明程敏政編

墓碑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宋濂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偽漢主陳友諒
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官花公率麾下三千
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
欽定四庫全書

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
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
縛于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去後五年甲辰上即吳王位追封
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
泣曰先公沒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
於後世敢請惟公勲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嘗待罪太史
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為懷遠人自考以上

莫知遷徙世次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仗劍謁上于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擄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郡寇據繆家寨公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

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駙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鬪三日夜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盜蟠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不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遇害時年三十有九夫人

郇氏公與偽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
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
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
育之聞公就擒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
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偽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
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
冬王師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牕漁人出竊
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傲舟渡江遇漢潰軍奪

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
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
之故與其偕行明年辛丑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
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詔復
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
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即煒也煒於
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
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

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
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遶屯宇區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
前翼後衛瀚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
蹂躪羣盜猶麕麕大刀長戟屬橐鞬左麾右刺流電奔
緋衣緇弁貌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越之域殺氣昏
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震遭者膽落兩足蹲
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國藩

偽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征鼙艤艤蔽江躡鉤援
梃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
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齧怒髮上衝氣如烟

叶

汝賊兇頑夫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

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閭請為厲鬼扼賊
元賊當殛死洗厥冤天子下詔褒忠勲東丘建侯賁九
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救生為烈士死明
神神靈在天光燁燁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

設弗信請考太史文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

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
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舍

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舍山某年月日

始還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

於寔反

深懼公之

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

謁新墓之銘濂守官無暇久未克論謨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評隲羣行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大傑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

傳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溪白馬鄉譜圖
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某年進士通直郎知
臨安府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
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
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
曾祖妣王氏彭氏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

母劉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林為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

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為尚書十八年參議中書省事兼
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
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
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資政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
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博囉特穆爾入相出為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
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承制復起
為翰林學士承旨上章固辭已而元亡迨入國朝召至

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俄有詔
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
大父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督厲之尤
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
曾君堅黃君昂葛君元哲更相策警窮日夜不休復徒
步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棹之門質而正之
二公皆折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
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其

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
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為顯
官少所稱許獨推伏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
有媿色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俱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
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
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敷繹民惟邦本之
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
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耶縱加罪罪在操觚者業當

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
渾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
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
也公復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
撫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學問淵深特命注
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
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
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

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羣揖難公公片
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葺齋舍勒開
國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居蔚州構服
泉書院請額于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
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札詔書釋氏書公辭
曰臣官冑監以教化民彝為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
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
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厯日書其勤惰月會

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
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謹謚法嚴祀典以祛謬妄時翰林
承旨張公翥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
壁其為國子監丞也捐束修餒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
攷于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
相地投畧薙除荆棘闢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
其陞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贊皇太子受
玉冊故事皇太子謁廟用牲醴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宮

公謂克學曰儻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撤牲醴而以便服賀其擢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嘉特天歷初舉兵欲翊戴明宗雅克特穆爾巴延等構殺之公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魏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橋

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諍止之降香祀嶽瀆故
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
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
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
錠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
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
農也分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
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讒殺其子公憤之職既不可

治乃為文祭其子民悔媿後妻逃去人搖手相戒不用
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
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恩重情
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參議中
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
省平章鼎珠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誤軍事用樞密
副使布延布哈為中書參政經略江南以額森特穆爾
黃常為禮部尚書頒厯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

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使十名上中書中書藉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賕欲緩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

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噶齊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賊得罪獨賀丞相鄂掄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托里圖兼興和路編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擅發官囤糧廷議杖踰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喇布哈同官丞相台哈布哈幕府數以公事忽爭劉怒欲中海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擠之會晦至燕都囊故人

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攬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賊
狀上中書公疑亟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
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
敗陷濟南羣盜中陳柔俾詣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
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惠大無
以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
報可也卒與逆臣博囉特穆爾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
某藏盜賊盜敗徐就鞠案已具要官庇徐屬之從末減

使三返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參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
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
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博囉特穆爾庫庫特穆爾
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釁端公謂御史大夫布哈曰
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鬪莫若
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博囉特穆爾為丞相治四川以
庫庫特穆爾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
不為上言之布哈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

丞相綽巴戩喪妻不出事中寢初江南經略使布延布哈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為齊國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庭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蕡事上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為文以少牢躬祭蕡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偽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畿歎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誥勅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間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填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

順帝勅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為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亦以為言遂罷其役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為太祖肇基之地而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嘗伏闕上疏言郅王某之寃公高其義補其子宣使時也伊蘇岱爾為省平章挾私憾殺右丞達爾瑪巴拉公曰是尚可以仕邪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辯達爾瑪巴拉無罪辭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

請不聽丞相實勒們來問計公曰撫軍院悞國至斯不可救矣亟請河南王庫庫特穆爾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當時事勢已不可為及再入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沉溺寺僧大梓與鄱陽徐彥禮力挽起之且謂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住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冊公言於鎮撫吳勉輩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

闕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
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顧為嘉禾揚喇勒智所
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為祭器公言于上索取
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
深中有容寡言笑聞人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
顯恒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
君獻待制黃君昇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
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督之者凡事有

關於名教可以勵風俗者必為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
遇凶歲輒疏食不御酒倉吏進祿米贏七斗時斗可易
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書徽政院使圖們岱爾神
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公壽公却之曰國體當
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
者厚賙而生之於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
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
出自公手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

片楮隻字者實秘以為榮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卷宋
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卷藏于家公娶舒氏先三十
年卒再娶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
人於至正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
州事今為安慶府儒學教授旃登仕郎大都儒學提舉
亦前十年卒女六人一適同邑曾旣堅之子也餘皆天
孫二人長太平天次德童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
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

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
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位海內
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
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
不朽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乃生凝為川嶽煥為日星天地之文因
象以示象默無言非人莫著徃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
有聞其能幾何元興朔方氣淳而龐駿烈宏謨震盪萬

邦積盛而彰實在君子維八十年其績甚偉卓茲危公
起大江西興學醇辭孰能與齊在至正初交薦而升敷
繹聖經以牖帝明中原荐饑黎首告病公跽而言民為
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宁褒嗟曰維汝功往師成
均朦瞽有相化其囂荒趨厥禮讓貝葉之文有詔俾書
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笄冠或為宗伯或居中臺或
參廟畫孰寃弗雪孰善弗褒孰蠹孰莠弗除弗憐白之
擢之予之錫之剔之殛之扶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是

嘗曰匪其然吾畏後世南風泱泱耆老淪亡屹如丘山
以鎮四方疆土日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
姦肆威盜秉國鈞畏公有言出為藩臣政亂無章倚勢
相戮公駭而吁吾何可祿微服宵趨房山是居庶士惶
惶如涉失桴天兵北征驅雷走霆有耳莫聆燕社已傾
公曰國亡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存國史大明方隆多
士景從有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
可為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勲苟有弗施著之斯

文公文之純太音玄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孰高為山孰深為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元故翰林待制黃殷士墓碑

皇帝登大寶之明年即詔執政大臣曰元氏有國一百六十三年雖毫社已屋歷數有歸國可滅史不可滅卿選江南知名之士不仕於元者纂修成書而命翰林學士宋濂為之總裁庶幾得筆削之公以副朕意中書下其事濂等既奉詔執筆唯謹而於黃公殷士之沒寘於

忠義傳中殷士之高第弟子鄧東復來請曰國史繫天下之公法當嚴墓碑紀一人之私理宜詳懸緯有石願先生為書之按東所造事狀殷士諱嘏殷士其字也臨川金溪化原里人未冠謁吳文正公澄於郡庠公方類解小戴禮殷士撰書上公列諸家箋疏得失若分黑白尋往學文於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侯斯三公皆江右人見殷士無不器重以遠大期之已而聞直清先生祝公蕃倡明象山陸氏之學於鄱陽與同舍生王金不遠

數百里徃候焉一見之頃欣然有契於眉睫之間歸而喜曰嗟豈昧其本心者哉自是一動靜一云為惟心是監凜然若上帝之臨久之東游吳會以發越精神還過廬陽山中既而嘆曰學者將用世耳奈何自秘耶乃走燕都受知中書參知政事多爾濟巴勒公及丞相賀公惟一賀公當國授淮南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遷國子助教陞博士特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階奉訓大夫時權臣秉政天下大勢已去殷士憂國愛君晝夜不

遑寧屢上疏陳大計竟不報殷士方彈指長嘆同列以
從宜適變之機為問殷士曰此言何以至於我哉今日
辟朝空宮以淹國卹吾之不能為公存猶公之不能為
我亡也盍亦各諗所安乎洪武元年八月庚午都城陷
大明兵入城殷士謂其從人張午曰吾為士子義不可
辱國汝幸收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中午倉皇
大慟拾級下救之見殷士浮沉水間氣猶未絕遽負之
以升獻款言曰今南兵不殺在儒臣尤所賓禮他日幸

致富貴君何為自苦如是耶縱曰為國盡忠未聞小臣而死社稷也殷士曰齊大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
午終不解還舍治酒殺使家人歌舞為驩環守至日是
會大將軍徐公達下令凡勝國之臣俱輸告身于官朝
暮一見各署名于冊違則罰殷士聞之給午曰吾今知
汝意矣汝言良是也可取吾告身來第吾慚見同朝人
必乘醉可往耳何所可致醇酎乎午大喜持錢出沽關
閘中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傍冠裳帶舄列寘不素

殷士死已久矣其壽六十一云午買棺以斂同知潯州
事陳介北山僧梓共營葬事以某月某日瘞于西山且
刻石記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力本尚農享上壽以終
娶里中桂氏隱士兢之女兒也有遠識勸夫游學毋以
家事自累無子而先沒殷士既貴顯或勸求昏甲族以
媒榮進殷士曰邳之共姜宋之伯姬區區一婦人尚以
節義自守況男子者乎吾弟幸生男即吾為有後矣性
嗜古文而尤長於詩補作古樂府諸題音度和雅無愧

於古四方士大夫多購求藏棄為榮金華黃文獻公潛
於人慎許可獨推獎之不置且與之通譜系云嗚呼天
地之間有正氣焉日月以之而光昭海嶽以之而流峙
在人則為忠為義其人雖沒其氣則千載如生誠古今
之常經國家之大防也有如殷士當元運將終誓與國
俱亡從容就死而無悔比一時慷慨而殺身者則有間
矣非其不昧本心之學能致是乎自古有天下者未嘗
不以褒崇忠義為先務皇上即位之初蔽自淵衷即勅

有司建元忠臣行臺大夫福壽余忠宣公闕二廟以春秋奉祠事所以風厲於萬方者聖謨至深遠矣州郡或以殷士之事上聞旌寵之典其有不降下者乎銘而列之非為殷士也靈承上意以勸世之為人臣者銘曰

烈烈黃公元之小臣乃能為國殺身成仁人所大欲壽為最貴孰能舍之自絕于世壽固可欲義不可虧毫髮有愧雖生曷為吾死死義直氣貫天中不死者何千萬年小夫苟全一愧一死不知百齡其死凡幾有冽者泉

其深無底奮身一躍眼不見水精魄入地肯隨物融化
為白龍上朝帝宮爾死得死百世宜祀韞綬金章誰非

臣子

明文衡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八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碑

淳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 廣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
率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闕下上表
貢方物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即奉天門召與語象通

其言曰僻壤臣妾誕被聖化思覩清光靡知忌畏輒敢
塵瀆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天子以又寧我我長我
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
強不敢陵弱衆不敢欺寡非天子孰使之然也天子功
德暨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跼而履惟天子
邈而難見是故誠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詣
闕下以達其誠上曰嘻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
民天與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皇考付畀之重惟

恐弗堪弗若汝言則又頓首曰自天子改元之初載臣
國屢豐和山川之蘊珍寶者嘗然而呈草木之不華者
藿然而實異禽蹕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之老曰中國
聖人德教流溢于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為天子氓故矜
奮而來覲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予甚厚初賜宴于華
葢殿既連宴于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宴其妻于內
館罷宴勅大官厚具獻食日命大臣一人待于所舍中
貴人專接伴盛其班張豐其廩餼入朝班次上公寵渥

至矣踰月王忽感疾上命醫賜善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視王疾差劇聞小瘳喜見顏色王疾篤語其妻以下曰我疾貽天子憂念脫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徼幸入朝覲天子聲光即死無憾死又體魄託葬中華固當戀此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兒入拜謝天子誓世世毋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有八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勅有

司治喪具厚卹典賜謚曰恭順遣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負荷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毋忘天子恩克守其言則死猶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已
是月庚寅以禮葬王于安德門外之石子岡勅為文誌其壙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刺失八的妻曰他係那子一人曰遐旺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賜以冠服玉帶儀仗鞍馬服物器皿及金銀錦綺錢幣甚厚賜

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錢幣諸物其餘賜各有差
官王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里微喏那沙那那萬喏那
三人俾輔遐旺詔有司立祠于王墓寘守墳者三戶勅
建碑祠下命臣廣製刻文臣廣仰惟皇上綏寧宇內茂
揚天德溥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悅誠歸惟恐
或後奉琛秉贄之國綴集于庭歲以萬數淳泥王去中
國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臣浮鉅海來朝
不以為難叩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

其臨終之言尤惓惓屬其下以不忘天子恩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深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紀其實聲為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由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猗與淳泥邈處炎微感化來歸風騰雲趨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趨抃跽跽曰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樂天子之

祐戴天履地疇此懔懔翹首大明適來獻誠天子曰吁
予統宇內綏爾于寧惟德罔逮王拜稽首萬歲歡呼服
德懷仁春育海濡國有山川匿其寶物靈發其藏不愛
而出荏苒草木惟葉蓁蓁煌煌者華有實其蕢異禽和
音鳴拂其羽走獸麇麇亦踰以舞國黃耆曰聖化所漸
臣國雖邊臣心仰瞻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錫賚有
厚而旨云胡期月疾忽及之奄然而喪復悼而悲臨終
之言謂其遘瘡死有弗忘天子深恩於乎賢王卓特超

逸西南諸蕃靡堪王匹生者誠歟沒有謚銘爵于王嗣
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王靈其永無斁王
雖不歸王聞孔彰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故亞中大夫寧國府知府陳公之碑

楊士奇

公諱灌字同故廬陵城北吟谿里儒家祖以章父天經
皆以學行重鄉里公生數歲而孤事母孝時已卓卓有
鉅人志讀書一目數行而穎悟絕人族長老器之為延

師教之師不能應所求往往引去然益自砥礪嚮進既
冠睹元綱日壞私憂世且亂去習兵法環所居皆良田
築為塲圃而樹木焉人初莫測其意數年木鬱然行列
而四方寇盜蜂起遂募義勇以保障一鄉日屯聚士馬
而號令指麾於其間隱然一良將其教練有方撫綏有
道人人為用時江西諸郡多陷於寇環其鄉數十里獨
賴以安者七年然志在保境而非有所圖利也陳友諒
既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者強禮致公與俱至九江公睹

陳氏不足有為也去之甲辰春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
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高皇帝與語奇之
留帳下數日公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聽納遂擢湖
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是冬入朝改中書省左司
都事遂陞郎中明年陞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徐達北
征以公贊軍事既克泰州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竣
事朝廷遣使勞之命總制真州軍事丙午春除寧國府
知府階亞中大夫下車首詢民隱為興利除害增修先

聖廟建學禮致師儒以教俊秀士習一新建祀典祠壇
及驛館百廢皆舉為條格革兼並之俗覈欺隱之籍朝
廷取其戶帖一事行之天下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
六圩故堤峻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為患
公親為規畫築堤廣厚加舊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
時蓄泄民至于今賴之宣歙二水暴溢平地猝數丈民
危懼計無出走致巫覡禱神水勢益甚公曰巫覡焉知
事神躬禱于敬亭山神水患遂息所轄宣城諸邑踵元

季之弊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公至有發其事者
於是典司者皆怵怵懼得罪公私念此特循故弊弗革
耳非始造奸也颺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
蓋俾得為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有強盜四十八
人以刼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其辭曰此愚民因舟漂
抵岸而挺引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四十八人悉同法
府佐幕初皆難之後卒如公議坐先取者一人餘從減
論公風采凝峻訟者至庭片語之下情偽莫遁故人咸

畏服而其為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
行焉既得代當去百姓耆老壯少皆有戀戀不忍之意
代者山東鞠騰霄素負才不讓觀公所設施嘆曰吾徒
當守而勿失也是年夏奉命督軍餉詣北平民胥悅趨
事又明年還京師省臺達官相知者爭欲薦於朝公皆
力辭遂謁告歸省先墓割田三頃建祠堂作義塾以訓
宗戚子弟居無何被召至京師未命卒於旅次洪武四
年某月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秉清介之行重義輕利族

姻鄉鄙匱乏有急並赴濟助間遇朋舊憂患狼狽倒囊
周之雖屢不厭非才行兼有者歟子男三廓卓坦孫男
三誠謹謙皆稱公之後坦尤忠信務義公沒將六十年
坦介越府長史周君忱求書公平生于石余於公同郡
知慕公久遂考長史所為公傳及以聞諸鄉之君子者
叙次之而系以銘曰

猗嗟陳侯瑰瑋踔絕才邁羣倫識亦閑達越在童冠鉅
志嶷嶷有書有劔萬衆奚敵罹時孔棘衆懷兢兢奮庇

其鄉屹如堅城孱弱盜名掉臂去之天之所興稽顙來
歸軍門之言數臣之忠惟聖聰明日照海容簡其才猷
以贊政府匪直裨文亦既輔武宣城名邦實帝之畿嘉
其愷悌以寄婢嫠植之黍稷薄其稂莠民曰陳侯汝予
父母仁以為育義以為教民曰陳侯汝時杜召遺惠在
民永思無斁遺澤在嗣世率于德猗嗟陳侯惟吉之英
吉世有人視此刻銘

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車駕巡狩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飾詐為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軍

功貸之召還有言於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
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上親
問之潛等其實對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
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
悉陳千戶非出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
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並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
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資
收殮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不

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某鄉某原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七世曰勝用仕南唐為徵事郎徙今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黃州府入為翰林院編修官君崇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移娶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即潛

次混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疑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啓及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無虛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蒼谿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辯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

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剋宿
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
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
流徙來歸以累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
即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
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徭獠
環處稍不得所欲即獸怒跳蹶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
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

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修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授承務郎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決蒞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胥不樂

之相與誣其過於上召問具對云云上曰梁潛言是遂
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皇太子尤為所重上幸
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
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侍
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
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皇太子前
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
試益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闔與宏毅耿介自執其

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為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為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過面誚之不為依阿取容及其能

改懽好如初焉用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
果榮楫榆皆知務學果榮皆舉鄉貢未升二女長嫁袁
俊次嫁進士劉準孫男幾某某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殆
以是報之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
壯而仕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余哉故其葬也宜
余銘而余銘之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

梗楠之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舉
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曷全于璞理有膏肓為善罔祐

顏短跖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傳者其
永不亡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
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刺
史琬之孫隱為蘄州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
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
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

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
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
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
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
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
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
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
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

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概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

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
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玩法司
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
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
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
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
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肆俗樂又言僧道之壯
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

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
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為君用之
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設
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
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
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
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

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潛不合潛奏公入部堂索皂隸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

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
敢執筆為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
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
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
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
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
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高皇帝上賓
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

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勅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邱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冊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

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緡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還高煦言解緡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遊出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

為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暖初修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藉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為變襟宇濶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彊禦

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俛首斂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上前率引為已過明於知人太宗嘗與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

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
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
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薄
書之才駢僧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
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
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
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
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

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
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
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
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
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
次禎亮孫男女各二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
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
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

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蹶之不虞梗楠百尋其寸之
蠹寧見揭於匠輪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
何泯沒之過疾于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
涘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彙
卷八十一

明文衡卷八十一